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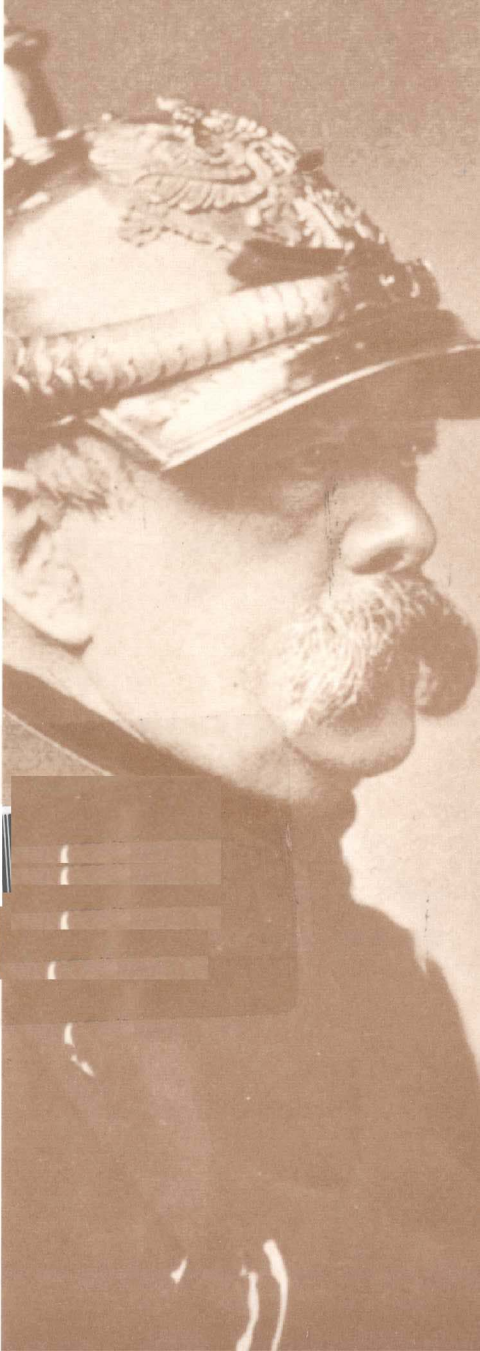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Frau

俾斯麦亲情信札

Otto von Bismarck

俾斯麦·著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Frau

俾斯麦亲情信札

W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俾斯麦亲情信札 / (德) 俾斯麦著; 卢铭君导读.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1191-6

I. 俾… II. ①俾… ②卢… III. ①德语—语言读物 ②俾斯麦, O.
(1815~1898)—书信集 IV. H339.4:K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0821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陈 懋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138千字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191-6 / I · 0076

定 价: 17.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出版一套“德语经典原文导读注释读物”，出自外教社策划编辑的总体设想。既是“导读注译”本，也就是说丛书体例已定，无须编者费神。但“导读”什么，却颇费踌躇。篇幅所限，不能过长；要单独成册，也不能太短。所以最后选出的，大体为中等篇幅的作品，也有由短篇组成的“文集”。

作者的确定，是选篇的另一问题。德语文学的不少经典之作，尤其是像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其德语原文，近年来在国内屡被选家看中。研究或写作要求“出新”，选编外语读物也该不拘一隅。经过斟酌，我们圈定（以下按作者出生年份排列）叔本华（1788-1860）、默里克（1804-1875）、俾斯麦（1815-1898）、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冯塔纳（1819-1898）、拉伯（1831-1910）、里尔克（1875-1926）以及爱因斯坦（1879-1955）的八册德语作品。作者大多出生于19世纪，其活动时间，除了最后三位，也集中在19世纪。这个选择的结果，首先与“经典”的要求和“出新”的愿望相干，因为所选作品不仅可算“经典”，更主要是它们（尤指德语原文）在国内不容易读到，有的甚至阙如。其次同德语语言的发展关联，因为恰恰在19世纪，现代德语正式形成，并在成熟和规范、丰富及典雅上，达到一个后世很难企及的高峰。而且，鉴于我们目前的德语学习，世风所趋，更多地依靠时文，追求实效，阅读来自这个时期的文本，对我们研习经典德语，认识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愈显重要。

以上作者中的半数，即默里克、冯塔纳、拉伯和里尔克，属纯文学作家。默里克创作颇具浪漫主义色彩，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尤其对音乐情

有独钟。《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即是一篇充满音乐要素的艺术家小说。其中译本在国内不难找到，但其原文之精妙，恐怕只能在阅读德语原作中，才能真正体味。

冯塔纳则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运笔不事声张，生动又不失含蓄。特别是女性那纯真的情感和凄惨的命运，往往在他笔下跃然纸上。其小说故事发生地，常常在德国的大都市柏林。两德统一后，柏林文学界要恢复自己的创作传统，力图推出所谓的“柏林经典作家”，以对应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魏玛经典作家”，其领衔人物就是冯塔纳。他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等，已有中译单行本。但偏偏我们这里选中的、在情节内容及艺术风格上已为上述作品奠基的名著《迷惘与混乱》（1888），似乎至今知者不多。谨借这套系列丛书，补缺拾遗。

拉伯也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熟悉社会下层，人物刻画细腻，语言机敏幽默。这里推出的《雀巷纪事》，突出地表现出其创作特征。本书已有中译本。有心的读者，不妨现在读一下它的德语原作，看看在约一个半世纪前，德国作家是用何样语言，展现那条又短又窄的“雀巷”的。

里尔克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与手法，被视为象征主义文学大师，尤其以诗鸣于世。本系列则选中他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用中国诗人和日耳曼学者冯至的话说，这些信“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位”，“里面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而他那诗人婉丽多姿的笔法和真诚感人的情谊，让这些信笺的动人魅力，经久不衰。坊间也有此书中译本，德语原文尚未见有国内出版社印行。

本系列另四册导读注译读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叔本华是哲学家，俾斯麦是政治家或国务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哲学家和共产主义

思想的创立人，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但他们有一共同点，即都是德语语言大师，其著述极富文学性。而这点并非为人熟知。

长期以来，叔本华在中国以其所谓的悲观主义哲学闻名，其中有误解的成分。本系列所收叔本华晚年力作《人生的智慧箴言》（摘编），讨论了比如健康、财富、荣誉和养生等日常问题，直面人生，充满睿智，可以部分地纠正这一评判。他不仅思想缜密周到，而且文字也洗练雅致。据载，卡夫卡曾经有言：“叔本华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仅仅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读他的著作了。”这实为我们在此推荐他的一个理由。

俾斯麦作为1871年德国统一的头号功臣，一直以其所谓的“铁血政策”闻名天下，但其精湛的文风却鲜为人知。这里选出若干他的书信、包括他给妻子约翰娜的情书，虽然时常与他执政时期的政治事务牵扯不开，颇具历史价值，但他那以严谨而不失灵动、热情而不乏矜持的语言道出的风雅柔情，确实能让世人对这位孤傲狷介的“铁血宰相”刮目相看。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座丰碑。不过，就文学性而言，这篇纲领也堪称佳作。仅看“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样的开头，我们可能很难想像，它引出的是一篇战斗檄文。其实，非灵气在腕，曷能臻此。马克思还是语言艺术家。在1865年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自己的作品这样说：“不管它们会有怎样的不足，我文章的优点都是艺术性的整体。”长期以来，《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因素往往遮盖了它的艺术色彩。而其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及晓畅的文字，不读原文，是很难真正领略的。我们的选篇，希望能给中国的德语学习者，提供欣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笔墨之美的契机。

爱因斯坦是本系列所收作家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但他除了为世界科学史做出伟大贡献外，还就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题目写过大量文章。此处选编

的文字，出自他的《爱因斯坦晚年集》，不仅体现了他对于社会、文化、科学和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负责任的成熟思考，也展示出伟人坦荡真挚、深入浅出的文风。

按该系列导读注译读物的统一体例，各位编者在每册书中，除有一篇导读外，另有若干段落译文。如上所说，本系列所收篇目，其中部分已有汉译，部分尚未介绍到中国。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所给出的汉译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典译文”，只是翻译尝试。译者基本上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青年教师，奉行的大多是译文能够经受同原文对照的直译原则，其译文很可能有别于其他翻译。倘若读者能以此给出更恰当的译文，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更喜爱德语文学与文化，本系列丛书的目的，就能更好地达到。

优美谨严的德语，不仅仅出自一些文学大家的手笔，更有像叔本华和尼采，俾斯麦和马克思等哲学家或政治家，同样创造了杰出的语言艺术作品。笔者一直有向我们德语学习者及同行也介绍这些“圈外”语言大师的想法，苦于没有适当机会。随着我们的外语教学越来越朝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机会似乎变得更加渺茫。适逢外教社有出版这么一套丛书的设想，就有了却夙愿的机会，甚感欣慰。谨对我们的出版人表示感谢，也欢迎读者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和指正。

卫茂平

2007年春节于上海

导 读

“任凭凌厉的寒风呼啸也不能冷却”

——德国铁血宰相的柔情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是德国统一的功臣,由于推行“铁血政策”,他被世人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62年被任命为普鲁士宰相,在实现德国统一之后作为开国元勋顺理成章地成为德国的第一重臣,权倾朝野,一直到1890年被迫下台。如此算来,俾斯麦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生活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地区还处于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普鲁士在各邦中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处于领导地位。同时,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渐渐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与关注军事建设的威廉一世格格不入。1861年,普鲁士大选以及翌年重新举行大选时,自由派获得民众的大力支持,威廉一世颇感执政无力,萌生退位的念头。俾斯麦声称自有良策,力劝国王留住王冠,从而获得威廉一世的信任。正是这样,国王将曾担心“会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的俾斯麦任命为临时宰相。1862年9月30日,走马上任的俾斯麦为力排众议,在下院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政策”演讲。他说道:“只要看一眼地图就清楚,普鲁士瘦长的身躯不可能——这是我讲话的用意——单独地、长期地承担确保德意志安全的军备,这必须由所有德意志人来承担。我们不可能通过演说、联合会、多数决议来进一步达到目的——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斗争,

一场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上台不久，俾相就把与他有异议的议会撤到一边，大力扩军备战，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实力。

接着俾斯麦开始了领导德意志南征北战的历程。这位“铁血宰相”运用心计，纵横捭阖：1863年与俄国沙皇签订协议，争取沙皇俄国的中立。次年，俾斯麦拉拢奥地利一起攻打丹麦，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收入普奥囊中。其后，俾斯麦与法国和意大利结为联盟，两年之后令人惊讶地掉转枪口对准曾经的盟国奥地利。结果，战败的奥地利被迫割让大片领土并退出德意志联盟。

随着普鲁士的节节胜利，俾斯麦获得国内舆论的好评和支持，自由派受到打击。要成就统一，就必须打败法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俾斯麦运用外交手腕，巧妙地挑拨英、法、俄等国的关系，使得1870年法国向普鲁士宣战。这场战争再次证明普鲁士的军事实力。当年8月，法普两军在色当鏖战48小时，法军大败，普军趁胜追击，长驱直入，政治局势向普鲁士一边倒，南德各邦纷纷加入北德意志联盟，组成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德军攻打巴黎的隆隆炮声中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登基。德意志统一的事业终于在曾被称为“野人”的俾斯麦手中成为现实。

在这段纷繁复杂的德国历史中出现的政治家，几乎无人能如俾斯麦这样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和研究。有关俾斯麦的传记，早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当时，他正走向事业的巅峰期。此后，有关俾斯麦的资料和著作源源不断问世，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历史上，众多研究者对他的评价贬褒不一。德国法学家E·艾克认为他是个“不可爱的形象，更不值得追随效仿”。与之相反，A.O.迈耶认为俾斯麦是“一个具有纯洁心灵的伟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泰勒一改对德国人没有好感的态度，对俾斯麦“深刻的道德责任感”表示钦佩。尽管各家态度不一，但毋庸置疑，俾斯麦是个不折不扣的“条顿超人”。

这位备受争议的政治家出生于1815年4月1日。其父是乡村贵族，当时已经43岁。中年再添一子的费迪南德·冯·俾斯麦(Ferdinand von Bismarck)心花怒放，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启事：“敬告诸亲好友，内子昨生一男，谢绝祝贺。”这个容克家族调皮的幼子的教育伤透了父母的脑筋。俾斯麦7岁就被送往柏林普拉曼(Plamann)学校，但这个孩童有自己的头脑，四年之后便显示了特立独行的风格，不肯乖乖地接受学校教育。因此，校方给了他非常严厉的评语。1832年，俾斯麦在格廷根大学注册成为该校学生，但他“看不起搞学问的人”，胆大妄为，还时常弄出事端。学校恼怒不已，再次声言要对他处以禁闭的责罚。俾斯麦读书时挥霍无度，经济压力渐大，他终究未能在格廷根大学完成学业，后转入柏林的大学。

不单单他的学业和前途令人担心，他的感情经历也充满风波。他先是疯狂地恋上一个英国乡村贵族的女儿，后来由于家庭的压力，俾斯麦不得不解除婚约，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很大。后来，他对一位大庄园主的女儿大献殷勤，但这段恋情最后还是无果而终。俗语虽说“婚姻天注定”，但是俾斯麦组建家庭却没有宿命姻缘的缠绵悱恻，更多的是出于理智，还多少带点完成所爱之人的愿望的意味。经过多次打击，俾斯麦少了狂热，多了理智。

1842年，他和莫里茨·冯·布兰肯堡(Moritz von Blankenburg)成为莫逆之交。与许多小说的浪漫情节相似，俾斯麦对莫里茨的未婚妻玛丽·冯·塔登(Marie von Thadden)抱有钦佩和欣赏之情。三人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据说，玛丽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摘了一朵兰花送给莫里茨，摘了一朵红玫瑰送给俾斯麦。出于对好友的忠诚，俾斯麦一直克制自己对玛丽的爱慕。所以，当1844年莫里茨和玛丽结婚时，俾斯麦精神上甚感低落。在婚礼上，俾斯麦认识了新娘的好友约翰娜·冯·普特卡默(Johanna von Puttkamer)。玛丽暗示，她希望俾斯麦与约翰娜结合。但他迟迟没有行动。1846年底，玛丽因为

不可知的疾病猝然离世，俾斯麦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甚至公开哭泣。每天清晨他都要念《基督徒每日修养》中的几段，晚上入睡前摘录一些口号和律条，就像玛丽所做的那样。

事后，他显然严肃地考虑了玛丽的愿望。这次求婚对已是32岁的俾斯麦来说并不容易，而且他比约翰娜年长近9岁。另外，约翰娜来自一个笃信新教的家族，其父更是一名坚定的新教教徒，而俾斯麦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摇摆不定。虽然他在莫里茨和玛丽的影响下改信新教，但仍需证明自己的信仰，以获得未来岳父的好感，好迎娶约翰娜。当年12月底，他向约翰娜的父亲冯·普特卡默写了一封求婚信，这封信堪称上乘佳作。信件措辞极其严肃、诚恳，但又不乏机灵。俾斯麦描述了自己从学生时代所信奉的泛神论，并不回避自己年轻时听讲过的有关宗教批判的大学课程，坦诚地介绍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 1808-1874)、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和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82)对他的影响，叙述了他与莫里茨以及玛丽的交情，一直到他听到玛丽离开人世的消息，如何从内心深处发出第一次热诚祈祷的转变过程。信中，俾斯麦并未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虔诚教徒，而将自己塑造为一名在宗教问题上坚持不懈的进取者和探索者，他非常直接且动情地写道：

我开门见山，在信的开头向您介绍该信的内容；本信是一个恳求，请求您给予我您在这世上可许于他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即令爱之手¹。我无需忌讳——此举确实鲁莽。因最近只与您匆匆数面，我便向您索求您能给予一名男子最推心置腹的信任。

……

当我荒废学业和工作时，我的父亲宽厚仁慈，一任我放纵自

¹ 德语中将爱女之手许于他人即表示将女儿许配给求婚者。

己，我的母亲则从远方寄来严厉的谴责，虽然她认为，应该将剩余的事情听任更高的统治的安排。

……

我曾一味相信，令爱能在我身上找到她有权在她丈夫身上所要求的东西。可自从我在卡尔德明再三见到约翰娜小姐，自从今年夏天我们一起旅行，渐渐地我只发觉，我不再确定自身愿望的实现是否与令爱的幸福和安宁相符，我的自信是否超过我的能力。但是最近，怀着对我主慈悲的信任，我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我如今就要付诸行动。在齐梅尔豪森，我对您保持沉默，那是因为我当时内心要表白的远多于口头上能总结的。

可见，幼时远离家庭且接受的是冷冰冰的教育，俾斯麦需要一种充满爱的家庭氛围。他对人说，他的妻子不该是为了其他人而存在的社交活跃的太太，而应该首选是为他存在的太太，

“为我的心灵在陌生的世界找到一处角落，任凭凌厉的寒风呼啸也不能冷却，在这个角落我能感受到家园火炉散发出来的温暖”。

由此看来，其貌不扬且内向的约翰娜是俾斯麦很好的伴侣人选。

可是，普特卡默先生对他的宗教信仰仍有疑虑。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了俾斯麦的求婚，另外还出于对其此前流传的风流韵事的顾忌。为了赢得未来岳父的好感，俾斯麦日夜兼程，花费四十多小时到达约翰娜家所在地赖因费尔德，这样的行程以在冬天和当时的交通条件已经是最快速度了。他当着普特卡默夫妇的面，将约翰娜拥入怀中，这对老夫妇惊讶得说不出话，默许了这对新人的结合。俾斯麦五分钟内将“所有的事情带上正轨”。1847年1月12日，俾斯麦从赖因费尔德发一条简短的消息给妹妹玛尔维妮(Malwine)，只有两个字：“All right(一切顺利)。”这次俾斯麦终于成功了。

俾斯麦写给约翰娜的情书可谓世界名人情书中的经典。这些情书既是传情的信件，又是俾斯麦的家书；既是俾斯麦政治生涯的写照，又是19世纪中下叶欧洲历史的一面镜子。俾斯麦与约翰娜谈论宗教、政治、生活方式以及他的内心世界，这使得他的情书已经成为俾斯麦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1847年5月11日，俾斯麦以代表身份出席了议会会议。会后，他在给约翰娜的一封信中写到：

“昨天我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不满浪潮，因为我谈到1813年国民运动的性质，伤害了自己阵营中许多人被误解的虚荣心，当然也促使反对派全都起来反对我。愤慨的情绪是很强烈的，也许正是因为我道出了真情……人们指责我的青年时代以及其他一切。”

这些亲情信札*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很有文学价值。俾斯麦的书信语言优美，笔锋时而严肃，时而诙谐，用词相当文雅。结婚之后，俾斯麦的家庭生活如当时很多贵族一样：约翰娜生儿育女，将所有精力和时间放在家庭生活，俾斯麦公务在身，马不停蹄地从欧洲一国赶到另一邦。两人的交流更多的是鸿雁传书。透过他写给约翰娜的情书，我们能体会到一贯严肃、铁面的德国宰相在桀骜不驯的外表下对娇妻的万般柔情。

意想不到的的是约翰娜虽比俾斯麦年轻九岁，但却先其夫几年撒手人寰，留下的只是一张张俾斯麦年老时形单影只的照片。临终前，这位一度叱咤风云的政治要人袒露心迹，告诉身边的医生，是他的妻子使他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铁血宰相”。

卢铭君

* 选自 Bismarck, Otto von: *Was all die dürren Winde nicht erkälten.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Frau*. Hrsg. von Gisela Donath. Berlin 1990.

Inhalt

An Johannes Va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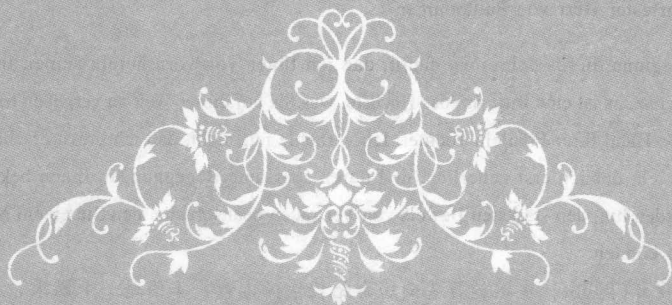
21. Dezember 1846	1
-------------------------	---

An Johan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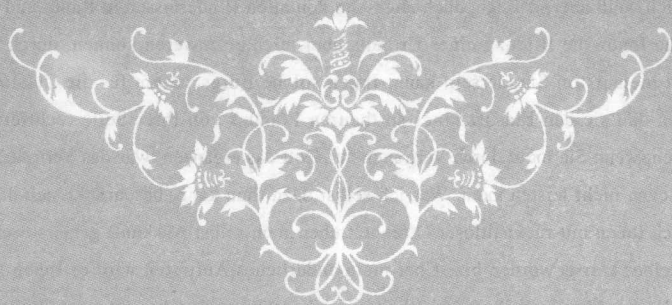
1. 17. Februar 1847	9
2. 21. Februar 1847	21
3. 28. Februar 1847	26
4. 7. März 1847	32
5. 11. März 1847	38
6. 22. Juni 1847	46
7. 1. Juli 1847	48
8. 3. April 1848	52
9. 3. September 1849	55
10. 16. September 1849	59
11. 9. April 1850	64
12. 1. Oktober 1850	67
13. 4. Juni 1851	71
14. 26. Juni 1851	75
15. 23. Juni 1852	80
16. 27. August 1855	86

17. 29. März 1859	89
18. 6. Juni 1859	92
19. 25. Juni 1859	97
20. 23. Mai 1862	101
21. 1. Juni 1862	103
22. 30. August 1862	106

AN JOHANNAS VATER



Ich beginne dieses Schreiben damit, daß ich Ihnen von vorn herein seinen Inhalt bezeichne; es ist eine Bitte um das Höchste, was Sie auf dieser Welt zu vergeben haben, um die Hand Ihrer Fräulein Tochter. Ich verhehle mir nicht, daß ich dreist erscheine, wenn ich, der ich erst neuerlich, und durch sparsame Begegnungen Ihnen bekannt geworden bin, den stärksten Beweis von Vertrauen beanspruche, den Sie einem Mann geben können.



21. Dezember 1846

Verehrtester Herr von Puttkammer,¹

ich beginne dieses Schreiben damit, daß ich Ihnen von vorn herein seinen Inhalt bezeichne; es ist eine Bitte um das Höchste, was Sie auf dieser Welt zu vergeben haben, um die Hand Ihrer Fräulein Tochter. Ich verhehle mir nicht, daß ich dreist erscheine, wenn ich, der ich erst neuerlich, und durch sparsame Begegnungen Ihnen bekannt geworden bin, den stärksten Beweis von Vertrauen beanspruche, den Sie einem Mann geben können.

我开门见山，在信的开头向您介绍该信的内容；本信是一个恳求，请求您给予我您在这世上可许于他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即令爱之手。我无需忌讳——此举确实鲁莽。因最近只与您匆匆数面，我便向您索求您能给予一名男子最推心置腹的信任。

Ich weiß aber, daß ich, auch abgesehn von allen Hindernissen in Raum und Zeit, welche Ihnen die Bildung eines Urtheils über mich erschweren können, durch mich selbst niemals im Stande sein kann, Ihnen solche Bürgschaften für die Zukunft zu geben, daß sie den Einsatz eines so theuren Pfandes von Ihrer Seite rechtfertigen würden, wenn Sie nicht durch Vertrauen auf Gott das ergänzen, was das Vertrauen auf Menschen nicht leisten kann. Was ich selbst dazu thun kann, beschränkt sich darauf, daß ich Ihnen mit rückhaltloser Offenheit über mich selbst Auskunft gebe, soweit ich mir selber klar geworden bin. Über mein äußerliches Auftreten wird es Ihnen leicht sein, Nachrichten durch Andre zu erhalten; ich begnüge mich daher mit einer Darstellung meines innern Lebens, welches jenem zu Grunde lag, und besonders meines Standpunktes zum Christenthum.

¹ Puttkammer 应为 Puttkamer。在这封求婚信中，俾斯麦使用 -mm- 来拼写普特卡默先生的姓。